

## 秧好一半禾 春耕“智”先行

□本报记者 沈璐兰

春回大地，农事正忙。连日来，记者走进全省多地水稻育秧中心，记录春耕一线的“秧苗故事”。

江山市宣林家庭农场的早稻育秧早已启动——3月2日浸种，3月5日播种，比往年提早1—2天。在育秧车间，一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正有条不紊地运转。“从生产线下来的秧盘，首先会被送进暗室催芽，大约3天后，嫩芽破土，再移入育秧大棚或盖有薄膜的田间进行炼苗。根据气候条件，一般25—30天即可长成适合机插的壮苗。”农场负责人陈林峰介绍，在物联网技术的加持下，大棚内的秧苗全天候享受着水肥一体、恒温恒湿的“待遇”。

目前，该农场配备育秧流水线4条，建有智能催芽室600平方米、连栋薄膜温室5个，生产的早稻秧苗可满足近3万亩粮田的用秧需求。

在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的现代化育秧中心，两条育秧生产线满负荷运转。种粮大户丁钱华指着其中一条全自动生产线告诉记者，今年计划

种1000亩早稻，3月14日启动浸种，17日正式播种。一条全自动育秧生产线日均育秧8000至1万盘，可栽插400亩稻田。

说起集中育秧，丁钱华细数其中门道：早稻生产最怕“倒春寒”，如果采用露地直播，一般要等到4月气温相对稳定后才能播种；而大棚育秧，不仅可把播种时间提前半个月，还能有效降低后期秧苗患病的风险。“可别小看这半个月的提前量，”丁钱华解释说，“早稻抢早播种，能为第二季水稻赢得充裕生长期，让晚稻在抽穗扬花期完美避开‘寒露风’的侵袭，两季水稻都能稳产增收。”

金华市婺城区“好乐耕”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早已进入“农忙”模式。“今年接到的早稻育秧订单已有3.5万亩，比去年增加1万亩。”该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京奇告诉记者，为满足新增需求，中心投资200万元补充了设备，现拥有4条育秧生产线，日可制作秧盘3万张。

为啥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集中育秧？王京奇给记者算了“三

笔账”：第一笔是“管理账”。集中育秧是水稻机插的前提，从去年的田间表现来看，水稻机插比传统直插管理更方便、病虫害更少、产量更高。第二笔是“成本账”。集中育秧比农户自己育秧省工省时，在劳动力紧张情况下，农户还能腾出精力放在后续的田间管理上。第三笔是“技术账”。现代化的育秧技术让每个环节更加科学，秧苗更整齐、损耗率更低。农事服务中心还能提供全程施肥和植保方案，相当于给粮食生产上了“双保险”。如今，“好乐耕”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周边4个县，覆盖10多个乡镇、200多个种粮大户，全年育秧、插秧服务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。

专家提醒，水稻育秧季节，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对已放入大棚的水稻秧苗，要经常巡查；遇低温骤晴时，要给秧苗喷水，防止发生青枯病、立枯病等；气温过高时，要勤通风，防止秧苗徒长。

### 春耕备耕进行时

(上接第1版)

记者：推动城乡共同繁荣，浙江如何发力？

潘毅刚：检验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主要维度有三个：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，这是检验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指标，也是城乡同步现代化的主要目标；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，城乡差别关键在对人的保障，要推动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；三是城乡要素、设施和服务的共享联通，城乡人口发展机会平等。

如“持续提升县城和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”，去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作了全面部署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，这就需要我们建设现代化

县城的视角出发，体系化思考县城、城镇和乡村建设发展，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一体化发展。

当前浙江的工作重点是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做大做强中心镇，促进县域产业集聚、人口集中、服务集成，发挥好县城和中心镇连城带乡的关键性作用，推动托育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养老、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优先向发展轴配置。

在当下县域人口变迁和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背景下，县城如何通过集聚发展和有机更新增强凝聚力、向心力，各类中心镇如何因地制宜实现功能集聚、特色发展、百花齐放，考验着各地的智慧。

### “挖潜”山区海岛县

记者：今年文件提出“支持山区海岛县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、带动能力强、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”。各地如何选准自己要培育的产业？

潘毅刚：结合各地已有实践，我认为有三条经验值得继续深化：一是因地制宜、差异化发展。山区海岛县一定要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精准定位。生态资源优势突出的山区海岛县，可以把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摆在突出位置，通过生态碳汇、绿色能源开发实现生态资源变现，培育生态型富民新产业。如泰顺重点发展全域旅游、生态康养，嵊泗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、海岛文旅等。部分具有产业发展空间和潜力的县，可以通过山海协作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外溢的发展机遇，错位培育新产业。

二是加快推动产业融合迈向高水平。山区海岛县的产业可以传统，但水平不能停留在低层次，要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、提升附加值，这既能创造大量加工、流通岗位，也能放大产业收益。常山胡柚就是典型案例。

三是发展就业友好型产业。山区海岛县仍有不少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、就业困难的群体，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就业需求，各地要搭建平台、创造就近就业岗位，比如把“共富工坊”的加工环节下沉到乡村，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与本地弱劳动力、闲置劳动力，实现“家门口就业”；同时提升县城和中心镇承载能力，培育农创客群体，以创业带动就业。

记者：今年文件提出加快双向“发展飞地”建设，较之原有模式，双向“发展飞地”有哪些升级？需要注意什么？

潘毅刚：2025年起，浙江以原“产业飞地”为主体整合打造位于经济强县“发展飞地”，推动经济强县、国资国企共建在山区海岛县的“发展飞地”。相较原先单向输出的“飞地模式”，双向“发展飞地”做了整合和机制性重构，在收益分配上给予山区

海岛县更大倾斜，对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更大。

这是浙江对“发展飞地”政策作出的重大调整，旨在加大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的带动作用，引导山区海岛县通过组团招商、链群配套、产业合作承接好产业溢出与转移红利，结合“发展飞地”建设推动县域内产业园区设施和服务标准化建设，提高产业承载能力和集聚化水平。

在实践中要注意三点：一是强化按市场化规律合作，避免飞地项目建设“拉郎配”，要充分发挥山区海岛县的比较优势，大力建设对山区就业和产业升级带动作用强的“发展飞地”；二是督促结对方履行好共建职责，创新运营模式、完善利益共享机制，探索可持续的合作模式，有效支撑山区海岛县加速发展；三是强化政策执行落地，打通政策落地的堵点，做好政策执行跟踪评价，把好事办好。

记者：去年，浙江将“相对薄弱乡镇”和“相对薄弱村”纳入帮扶体系。聚焦山区海岛县，今年这项工作如何深入？

省缩小“三大差距”工作专班负责人：去年浙江全面落实“1+3”帮扶机制，将69个山区海岛县“相对薄弱乡镇”和575个“相对薄弱村”纳入结对帮扶体系，建立“省联系县、市联系镇、县联系村”三级帮扶网络，由100位市领导、473位县级领导牵头结对帮扶，围绕山区海岛县发展所需，制定各类倾斜支持政策，推动优质资源下沉。

总体来看，目前激发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还不多，山区海岛县和农村地区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供给能力还不够强。为此，文件提出“统筹组织资源支持山区海岛县发展”“以补短板为导向优化山区海岛县考核评价机制”等，今年，浙江将加大对省内3个低收入县的帮扶力度，持续优化帮扶机制，聚焦山区海岛县群众急难愁盼，增强山区海岛县内生动力，在产业领域发力，推动协调解决关键问题。

### 植树添绿 美化校园

阳春三月，正是植树好时节。近日，仙居县白塔镇第一幼儿园党支部开展植树节主题实践活动，孩子们与老师一起种下一棵棵小树，为校园增添新绿。  
王华斌 摄



## 短剧何以让“浙”些村“破圈”

□本报记者 高晓晓

短剧，正成为浙江不少乡村“破圈”的新“密码”。从义乌李祖村农创客拍摄乡村微电影，到安吉余村返乡青年打造“绿水青山”系列微剧，再到临海白箬村短剧播放量破两亿，这些村庄正以短剧为媒，激活乡村发展新引擎。这不仅是乡村文化的具象化表达，也是绿水青山的数字化呈现，更是乡村主动拥抱流量、运营流量的生动实践。

乡村短剧的兴起，根植于深厚的“数字土壤”。作为全国唯一的数字乡村引领区，浙江早在2020年便启动数字乡村试点工程，推动“村播”“厂播”“山播”等特色直播和电商服务中心向乡村延伸。2024年底，一名叫碗碗（本名金智婉）的短视频网红出任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的农村职业经理人，她上任后的第一条短视频播放量就突破“10万+”，带动1500多公斤甘蔗销售。其间，她素面讲述和妈妈的故事，把肉燕制作拍成“非遗秀”，把酱油鸭当成“985”……这些承载着乡愁与巧思的短视频，仅3个月就为山福镇带来16.8万元的农产品销售额。

乡村短剧的运营，有赖于机制的全面创新。浙江许多乡村之所以能运营好，建立强村公司是一个重要因素。这同样适用于乡村短剧。目前，全省多地探索“村集体+运营公司+村民合伙人”模式。临海市东塍镇白箬村早在2023年就出资成立白箬影视公司，先后投资拍摄了4部微短剧。2025年4月上映的短剧《仙旅》，播放量破两亿，并在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上入围短剧竞赛单元。随着剧集播出，越来越多的目光关注到这个如秘境一般的小村庄，并前来“取经”——如何用较少资金撬动经济与流量？白箬村采用“流量共享、利益共有”的机制，充分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，也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韧性，仅一部短剧就能给村集体带来4万多元的收益。

乡村短剧的“爆火”，擦亮了村庄的“数字名片”。短剧不仅是宣传手段，更是乡村最大限度整合资源，打造IP与品牌的运营载体。从直播的渠道经济，到短剧的内容经济，短视频与实体经济的触点和交互随着行业变革呈现多发。短剧通过打造高辨识度的乡村文化符号，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。为将独特

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，让“看不见的文化”变成“看得见的景观”，瑞安市曹村镇以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模式为原型，制作了短剧《飞扬的青春》，讲述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的故事。这部短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创作计划首批推荐项目。播出期间，曹村镇多家民宿“爆单”，周边餐饮一桌难求，全域游客接待量累计近2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超30%。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创作计划第七批推荐剧目中，浙江有15部作品上榜，其中4部与乡村相关。短剧成了村庄的“数字名片”。

当然，乡村短剧热背后也需冷思考。要避免重流量轻内容、模仿跟风、短期爆红难持续等问题，推动“流量变现”向“价值引领”转型。乡村的流量运营不应止于短剧，而应构建“内容—品牌—产业—治理”的全链条生态。这不仅是技术的赋能，更是治理理念的革新——村庄不仅是文化承载者，也是品牌运营者、流量创造者。这，或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土中国最生动的注脚。

### 浙农观察